

【目】山岡庄八 著

壹 守正出奇

徳川
とくがわ
家光
いえみつ



张芸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川家光. 守正出奇 / (日)山冈庄八著; 张芸, 白雪莉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155-0030-0

I. ①德… II. ①山… ②张… ③白…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55374号

《TOKUGAWA IEMITSU》©Wakako Yamaoka 198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Copyright©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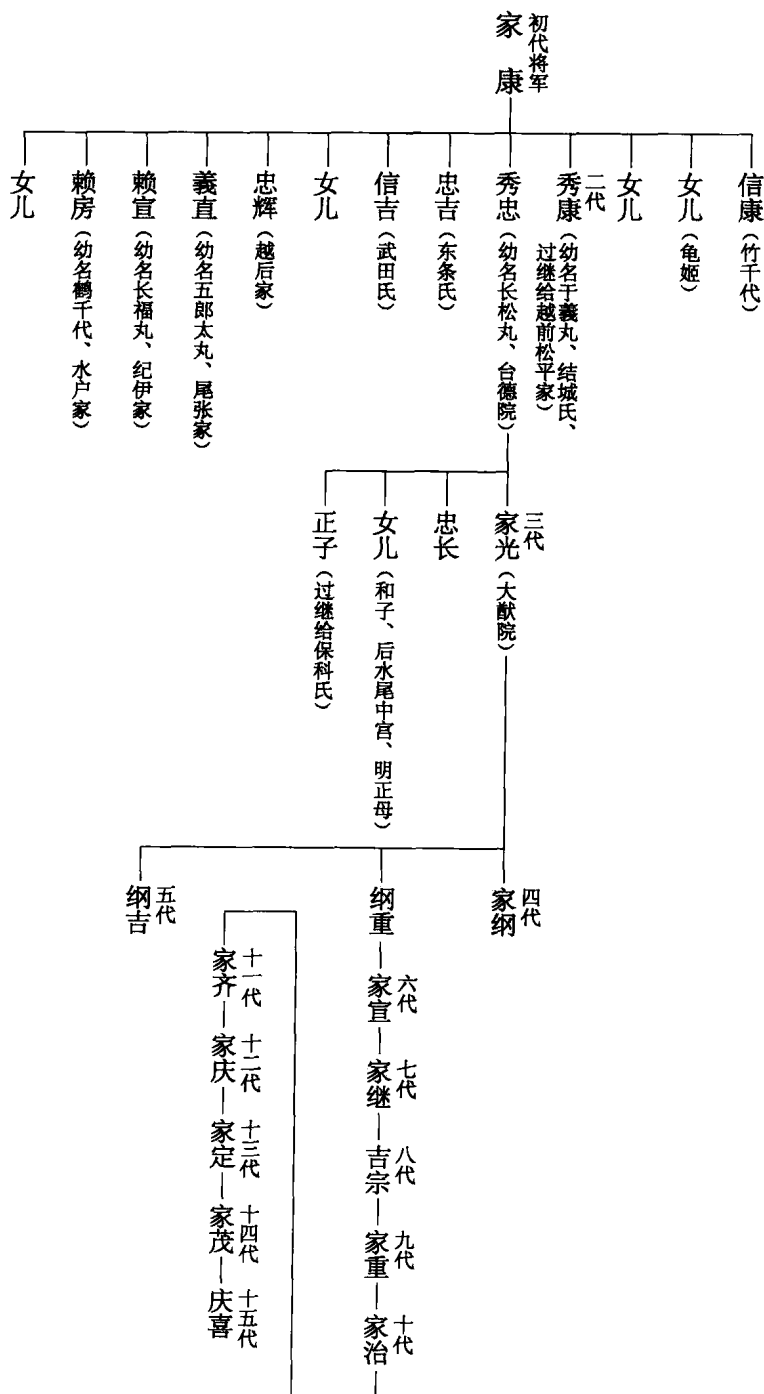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德川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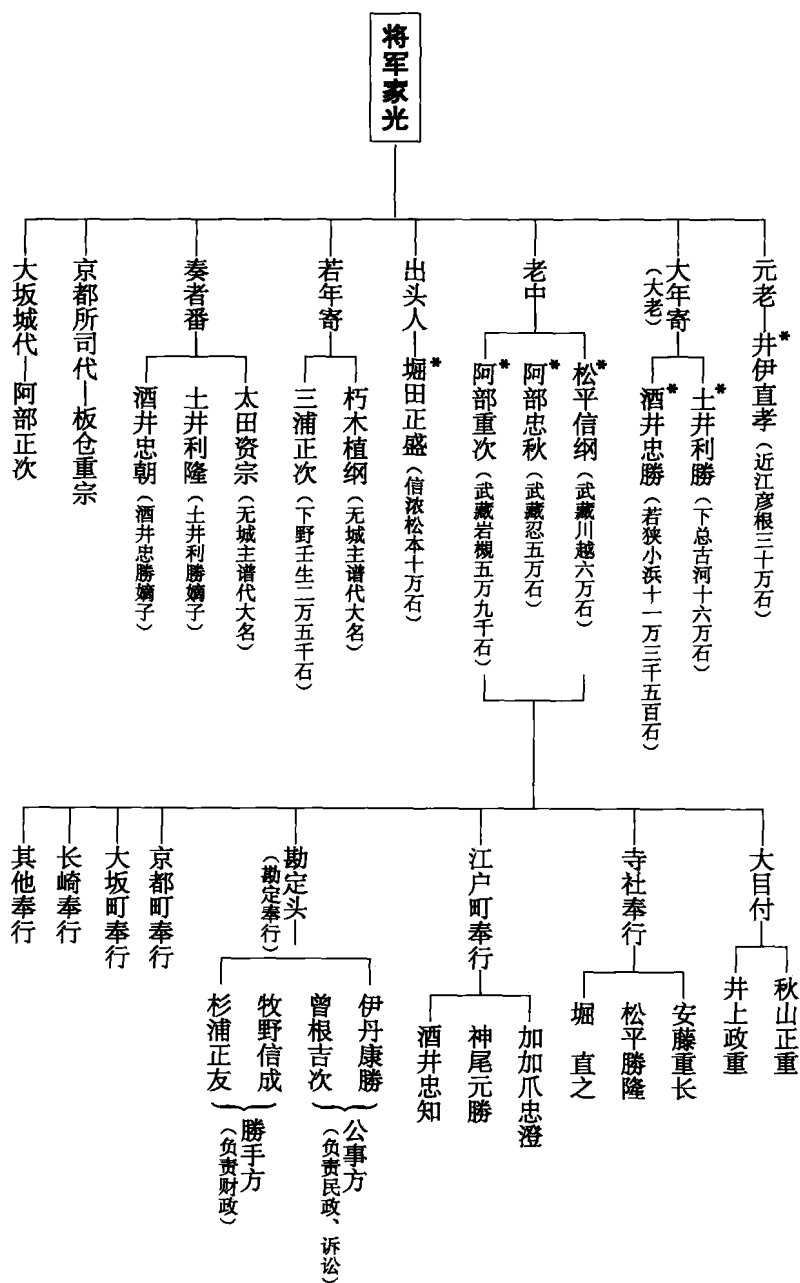
作 者 (日)山冈庄八
责任编辑 方小丽
策划编辑 戴圆圆 / 安 九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98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030-0
定 价 32.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德川将军家谱



宽永十六年（一六三九）时期幕府官员构成表



*为具有老臣会议参会资格者

目 录

叛骨森林	1
野心的旋涡	28
改朝换代	54
攻守之梦	82
三十万上京	108
时代的智慧	134
锁国前夜	161
天草之乱前夜	186
傀儡战略	212
原城哀诗	237
天海天命	262
泰平人脉	287
德川家光年谱（1604—1651）	311

叛骨森林

—

家光前去西之丸探望身体欠安的大御所秀忠是宽永八年（一六三一）十一月末的事。

其时，从进京的金地院崇传那里获悉：大御所的外孙，将军家光的侄女，明正天皇的登基大典顺利进行。此前，心情一直欠佳的后水尾上皇也摆驾到新落成的仙洞御所，最近，总算开始对身边的人展露笑颜。这些消息让家光不由得松了口气。

（最令大御所担心的，果然是和宫内的不合……）

何以见得呢？大御所获知他的女婿、当今上皇心情好转，和他突然病倒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并且因此一病不起。大御所病倒的日子是七月十七日。九月十三日，幼年女帝的敕使持明院基定，上皇的院使土御门春重来到了江户城。

家光的妹妹东福门院（和子）惦念其病情，特派他们前来探视。而诚惶不安出来迎接的父亲比旁边的家光还要紧张，病情也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

（——天下非自己亲手打下，正因此，父亲的心劳也定是祖父的两三倍吧。）

如此想来，家光经常会冒出这样的念头：身为守江山的二代、三代，真是一件烦心事。

该以怎样的仁慈统御万民呢？

身边亲信从早到晚唠叨的都是这个。

祖父家康制定的元和元年（一六一五）公家法度中，第一条即指出：“神国日本的皇帝乃抚育四海万民的地魂。”接下来的第二条又明确记载着：“——受任为淳和奖学院^[1]别当一职及关东将军者，三亲王之摄家、公家及诸侯，均受其支配。不得私征国徭，不得闻奏政事。天下失定，责在将军。”

当然，这个法度并非家康一人所定。为免除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承担实际的政治责任，当时的关白^[2]二条昭实和将军秀忠经过慎重考虑，共同制定并签署了该法度。

若天皇背负实际政治责任，以“亲政”的形式让朝廷直接承担平民的怨怒，万世一系，天壤无穷的国家道统则将难以为继。

长期的混战之后，诸侯们为了保全自己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拥有平定四方实力的除将军之外别无他人。所以，一方面将军承担所有的政治罪责，谋求天皇的万世一系，而另一方面朝廷则承认将军家作为“我幕府”而存在，将一切事务托付将军家办理。此乃公家法度的主旨之所在。

因此，幕府方面首先拥护天皇是因抚育四海万民而存在的民主思想，而一心一意致力于解决如何施行适合神州国体的仁政这一问题。

然而，总会事出意外。

如今，在京都五山^[3]这被称为紫衣事件，但最重要的后水尾天皇却因不满幕府独断专行愤而退位……

众所周知，将大御所秀忠第七个女儿和子娶入中宫的就是这个后水尾天皇。然而也正是他，在三十四岁的壮年之际，又早早地让位于大御所秀忠的外孙女，七岁的兴子内亲王。

[1] 淳和奖学院，淳和院是退位天皇的居所，奖学院是贵族子弟教育机构，别当指院长一职。

[2] 关白，日本天皇成年后，辅助总理万机的重要职位，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丞相。

[3] 京都五山，后西胡天皇推行建开新政时，命名的五所寺庙，是支持足利幕府的主要力量之一。

让位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幕府的僧官金地院崇传强行剥夺了大德寺及妙心寺住持的紫色法衣，而这两家寺院都是由天皇特许，享有纶命住持的传统。

京都的禅寺，习惯上分为纶命住持的寺院和钦命住持的寺院。

纶命是指通过天皇的敕命来任命住持的寺院，而钦命则是指听从足利将军的命令。

这个传统由来已久，因此，天皇恐怕也是应大德寺、妙心寺所求，授予两寺主持代表最高僧位的紫色法衣。

偏偏崇传本人也是僧侣，他不满天皇滥授紫衣，认为“两寺住持过于年轻不宜授以紫衣，况且他们修为尚浅”。

禅宗有公案透过的讲究，崇传以修行透过须及一千七百则，修行年龄须过三十年为由剥夺了天皇诏准的两院住持紫衣，这一来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所谓政治，并非只需理论和权力即可实施。在这点上，虽都被唤作黑衣宰相，天海和崇传作为政治家的素质却有着天壤之别。

崇传以和公家法度几乎同时出台的寺院法度为依据，用严守法律的名义向秀忠父子施压，结果酿成了天皇让位的乱子。

这个问题，该让秀忠有多痛苦呢……

不过，现在秀忠的心绪已越过了低谷。那时，将接连不断强硬地向幕府陈情控诉的大德寺北派代表分别流放才一举解决了这次事件。泽庵被流放到了出羽上山的土岐山城守赖行处，玉室被流放到了陆奥鹏仓的内藤信照处，东源被流放到了陆奥的津轻，单传被流放到了出羽的由利。

此事平定之后，作为儿子，家光开始想着手解决父亲的第二个心病。

（父亲的第二个心病，就是骏河大纳言的事吧……）

家光的弟弟骏河大纳言忠长，如今，谨遵父命蛰居甲府。恐怕这是父亲最后的烦恼，却顾虑身边的重臣们，而未曾开口提及。

家光带着酒井讚岐守忠胜和柳生宗矩二人急急赶往西之丸。

宽永八年（一六三一）十一月，是年家光二十八岁。其时，江户城内的壕沟之间已覆上了一层薄冰。

二

“父亲大人，您感觉如何？家光今日只为单独聆听父亲的训诫而来。”
话一出口，家光有些发窘。

（为何自己如此不懂修饰言辞呢……）

这么说，岂不是如同宣告自己已经预知到父亲将不久于人世吗？
家光正反省之时，秀忠挥手召唤侍女扶自己从被褥中坐了起来。

“其实，我也正有话一定要交代将军您，一直想着有时间要说给您听。”

秀忠虽然正襟危坐，但说话已然欠缺了条理。

看到这般光景，家光更觉狼狈，不停地用火钳拨弄着放在两人之间的火炉。

“父、父亲大人，有、有话要说。其他人等，暂且退下。”

家光原本说话就快，现在又加上了结巴。在等着大家退去的时候，他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一会看看天花板，一会拍拍灰尘。

秀忠的卧房放有三个火炉。其中一个火炉上，煮着保温用的热水，静静地沸腾着，发出“呼呼”的如风吹过松林的声音。

“父亲，那么，就请您先说吧。”

“不，请将军您先说……”

“没、没关系，您不用客、客气，尽管说就是了。”

“不，那可不行。今后肩负重任的是将军您。我的事情说成是私事也不为过。”

话被父亲这样推了回来，家光总算下定了决心。他就是这样，无论什么事情在作决定前总要花很长时间来考虑。

“那、那我就说了。祖父权现^[1]大人活到了七十五岁的高龄。和权现大人相比，父亲大人正值五十三岁的盛年，是不是多少对自己太过悲观了些？”

“您这话言重了。权现大人是无人可比的。这是圣人跟凡人之间的差别，我自是汗颜，但也只能请您恕罪。”

“父、父亲大人，您自是长寿之人。然而，请容儿子斗胆一问：今时今日，父亲最放心不下的却是何事？这是儿子首先想要知道的……”

话刚出口，心中便又觉不妙。

家光的口拙主要是幼年时期的口吃造成的。由于口吃太严重，导致如同能狂言的台词般，不加断句则说话不能继续。心里念叨着说不下去了，嘴上却早已脱口而出，最终，养成了家光单刀直入的急性子。

他的母亲浅井氏嫌他不雅，最为讨厌他这一点，父亲秀忠也经常不给他好脸色看。

但是，今日的秀忠脸上看不到以往的神色。

“问得好。关于此事，先要确认一点。您请先看看这个。”

秀忠弯腰从被褥下取出一张小纸片。

不愧是秀忠。即使睡眠中想到了什么也会记录下来，以免忘记。如此看来，被褥下面应该还有不少其他用于记录的纸片。

家光故作镇定地展开纸片，又重新看了看父亲的脸。

纸片的最上面写着“松平忠辉”和奉命谪居在信州的叔父的名字。接下来，写着尾州^[2]义直、纪州赖宣、水户赖房。这三人虽是秀忠的弟弟，但却远比秀忠年轻，与家光年龄相当。

“这、这是什么？”

“对这四人的才能，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秀忠将两手平放在膝盖

[1] 权现，指垂迹之化身。属于日本佛教之专称语。即将日本固有之诸神，视为佛菩萨之垂迹，而于诸神附以“权现”之称，以显示其为佛菩萨之随机应化，异于普通之神祇。此外，日本天皇亦曾以“权现”为敕许之号，德川家康即被后水尾天皇赐予“东照大权现”之号。

[2] 尾州，尾张的俗称。

上，用极低的声音说道。

“能撼动天下的并非理法，此乃秀忠时至今日的领悟。能撼动天下的首先是人，其次还是人。这是人的世界，它会变成什么样也由人来决定。因此，我想听听将军的见解。”

“嗯……”

“我秀忠，一直希望平定纷乱，将太平安定的天下交给将军。”

“原、原来如此。”

“只是，搅乱时局之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外面的敌人容易对付，身边的敌人却难以处理。换句话说，敌人其实就在将军身边……这样的问题，性急地擅自决定是不行的。”

“这、这么说，这些，都、都是敌人？”

“如果是呢？这些人都是将军的近亲，若是掀起反叛大旗，您将如何处理？”

“嗯……”

家光又一次开始喃喃低语，同时，他的脑子第一次开始飞快运转起来。

家光的头脑一旦开动，就能以非凡的速度思考出答案。

（原来，父亲认为我的敌人不在诸侯或平民中，反而是不满我继承将军之位的骨肉至亲……）

若真是这样，那也只能如此作答了。家光心中正琢磨着，嘴巴已经如同痉挛般动起来了。

“第一个造反的人会是……”

“假设是忠辉呢？”

“斩、斩！”

“呵呵，真是勇武的决断……接下来，义直呢？”

“斩、斩、斩。”

“嗯，当然。接着是纪州赖宣呢？”

“抓、抓、抓起来，流、流、流放到八丈岛。”

“原来如此。是学镇西八郎（源为朝）的例子吗？那么，最后是赖房呢？”

说到这儿，父亲抬起视线，微带忧虑的眼中，闪出些许光亮。至少，在家光看来是这样。

“赖房的话，就在这城中，设、设一个禁闭室，暂由我家光亲自送饭，对他进行训斥。”

家光觉得，听到这个答案，病中的父亲的表情应该会缓和些许。然而，恰恰相反，秀忠的眼中霎时涌出了泪水，一滴接一滴，恰好落在他端端正正放在膝盖上的手中。

“父、父亲大人，您是不放心吗？”

“不不。如此一来天下就能太平了吧。斩掉两个，流放第三个，训斥第四个……惩罚因人而异，真是用心良苦。只是……”

“只是？”

“权现大人如果地下有知，肯定会痛心不已吧。忠辉也好，义直也好，赖宣也好，赖房也好，哪一个都是权现大人舍不得的爱子啊。”

“假如，假如，父、父亲大人，假如是您的话，您、您又会怎么做？”

提出这个问题，既是家光本性使然，他也真的想知道父亲的答案。

实际上家光对秀忠并无多少敬畏之情。他虽然对祖父家康满怀景仰，但极其反感父亲的性格，说成是某种不耐烦也可以。

正因如此，家光向父亲问话的语气，眼神，都变成了像在质问优柔寡断的家老（将军家重臣）般尖锐。

江户幕府末年的胜海舟，曾把家光比作不能松手的“烈马”。实际上，家光只有在觉得别人曲解了自己的好意之后才会变成烈马。

然而病榻上的秀忠，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态度。

“如果是我的话……”

秀忠眼眶湿润，平静地接受了家光的问话，

“不管是一两个，还是三四个，都要和大臣们仔细商量过后再作决定……我肯定会这么回答的。因为我认为这是对定会为此悲痛不已的权现大人应尽的礼节。”

家光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突然往前探出身子，

“父亲大人！家光已、已、已经二十八岁了。不要再唠唠叨叨这些老生常谈的说教了。比起这个，为什么不直、直接，痛、痛快地说呢？实

实际上您在意的是骏河大纳言之事。”

因为家光的语气显得异常着急，让原本紧张的气氛更添了一些焦灼。

“骏河大纳言的事……不，首先要和大臣商量之类的事，不用您说我也明白。正是因此，我才想知道父亲大人的真实心意。您真的认为，只要重臣们说杀就杀也可以吗？！家光我可不这么认为。您不要顾虑太多，尽管说吧。”

家光的语气变得越来越激动，而秀忠只是茫然地回视着家光。

三

家光十七岁加冠成年，元和九年（一六二三）七月二十七日受命继承将军之位，已是距今八年的事了。

那时的秀忠只有四十五岁。然而家光刚随忠长的兄弟上京，秀忠就在七月二十七日宣布退位，成了大御所（对退位后的前将军的称呼），并在当天即向家光通告了其将领旨即位一事。不愧是做事一丝不苟的秀忠的行事风格。

此时，家光之弟忠长也同时获封了从三位权中纳言^[1]之职，接下来，在宽永三年（一六二八）八月上京的时候，又被封为从二位权大纳言，领有骏河，远江两地，自此被世人唤作骏河大纳言。

将军家光和骏河大纳言忠长两兄弟，在二人分别被叫做竹千代、国松的幼年时代开始，就总是互不相让，一直到家光被确定为世子之前，关于究竟哪位才会继承将军之位的各种流言都源源不绝。

宽永八年（一六三一）四月，骏河大纳言忠长突然接到命令，从骏府移居甲府，在家中蛰居禁闭。

那年的四月，秀忠作为大御所依然精神矍铄地掌握着将军府的实权。

[1] 从三位权中纳言，日本官职从正一位往下，每一位分正、从两个等级。中纳言为辅佐大纳言的官职。权官则是与正职官有分别但有同样权力的官员，当正职官不能充任或无空缺时，另行添加的官员。

秀忠突然命忠长移居甲府的理由，家光心中自有分寸。

母亲浅井氏最宠爱的忠长现在仍然在什么地方大肆地诋毁兄长家光。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解释为：在个人才能方面，弟弟忠长远比家光优秀，却被无理地从将军家世子的位子上赶了下来，心中自然愤愤不平。

总之，自从生母浅井氏辞世后，忠长如同变了个人似的，彻底颓废了。

忠长最不满的是，他总认为自己的手下和哥哥的手下（付家老，傅役）实力相差太过悬殊。

哥哥那边聚集了土井利胜、本多正纯、酒井忠世、酒井忠利这些德川家第一流的人物，而自己这边却只有鸟居土佐守成次、朝仓筑后守宣正等二流三流的角色。主人的大业是需要家臣来成就的。如此一来，自己被哥哥的谋士们包围着，毫无施展空间。忠长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完全是由于宠爱自己的母亲的过世，而父亲这样的老好人是不会明白折断翅膀的雄鹰的哀鸣的。于是便开始了沉迷酒色的生活。

对于此事，家光在某些方面反而对忠长相当地佩服。

“不愧是聪明绝顶的骏河大纳言！”他心想。

战国时代不曾有过的太平盛世开始扎根，各种集团的壁垒开始密密麻麻地布满四周，不禁令人感到窒息。而这绝非忠长一人的感受。忠长确实看透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家光和忠长都是人，贤愚并无大的差别。可是在家臣的质数上，家光却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家光身边聚集的都是万中挑一的能人，在谋略、战略、武略，乃至技艺、外交、学问各方面都是一等一的好手。无论大纳言的声势如何浩大，家臣都不可能达到如此规模。

打个比方，不管忠长的家老鸟居土佐或朝仓筑后提出多么好的意见，只要被江户城内土井利胜喝骂一声，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能灰溜溜地退下去。

所以，忠长借酒浇愁，酒后乱性之类的事就不难理解了。

即便如此，忠长也有点胡闹过头了。

在浅间神社地界内，一次猎杀数百只作为神使的猴子之类，斩杀身边侍臣之类，不，不止这些，听说还有亲手杀死路人的残暴举动。

因此土井利胜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而家光在一旁静观事态发展。

土井利胜如同忠长在神社境内猎猴一般，对忠长展开了围猎。他伪造了一封写着忠长有谋反之心的书函，在外系大名^[1]之间传阅。在阴谋诡计方面，土井利胜确实是略不世出的奇才。

伪造的谋反信在大名中传阅了一遍之后，毫无反叛之心的大名们慌慌张张地将信原貌呈递给了幕府。这一切，早就被忠长看穿了。

“……这，不过是土井的小把戏罢了。”

忠长对此一笑而过，随手便将信丢在一边，不再理会。

而最大的陷阱就藏在这弃之不理的行动中。土井抢先一步向秀忠报告了此事，说骏河大纳言扣下了可疑之物没有上交。老好人的大御所没有办法，只能强忍心中怒火，下令骏河大纳言由骏府移居甲府。

（这一令人费解的顾全父子情面的举动，也是源于秀忠的懦弱。）

家光也有同样的疑虑，因为他知道祖父家康也曾有命越后的忠辉蛰居深谷的先例。

为了天下，即使自己的儿子也不能放过……父亲家康的以天下为重的悲壮形象历历在目，秀忠同样把自己的儿子放逐到了远地，可是，归根到底还是自己宠爱的儿子，所以，到底该如何决断才好，秀忠茫然无措。

家光就是看秀忠已经时日无多，所以特地跑来向他伸出援手。

（完全不顾家光的一片孝心，自顾自地说着敌人在内部之类的话，装腔作势……）

家光觉得又伤心，又可笑，牙痒痒地恨不得一把抓住他。

“父、父亲大人！”

家光面对一脸茫然的父亲，语气又开始变得咄咄逼人。

“至死也要维护礼法，那、那确实很了不起，可是……可是，不会觉得凄凉吗？虽然你冷冷地掩饰着，但是，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您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吗？”

在家光的步步紧逼之下，秀忠的眼睛再一次湿润了。

人们眼中无比冷静的秀忠竟然变得如此轻易地在人前落泪，看来，

[1] 指旁系诸侯。

他真的离死期不远了吧。

四

“将军您好像有些误解了……”

“误解?!您、您指的是骏河大纳言之事吧。若是骏河大纳言的事，我可没有丝毫误解。说起来，能想到这一点，看来我家光也不蠢啊。骏河大纳言既是我弟弟，其才能也是有目共睹的，才气更是非比寻常。如若骏河大纳言有不服我家光之意，只需煽动一下外系诸大名的不满之情，号召他们起兵反叛这种事，是完全做得到的吧。但是，骏河大纳言身边没有可靠的亲信，也没有我身边这样足智多谋的名臣。他有的只是势单力薄的凄凉……土井大炊认为这是优势，对骏河大纳言欺负得多少过分了些。如此一来，心高气傲的骏河大纳言就开始借喝酒、打猎来发泄郁闷，多少有些胡闹举动也是自然的。所以这次我专程前来向父亲请教，如此纠结的局面该如何收场才好……如此一来，也尽了父子之情。忠辉当年的情况我不十分了解，但骏河大纳言却还只是个刚二十六岁，还不能好好驾驭自己才能的年轻人而已。”

家光终于转为了滔滔不绝的雄辩状态，越转越快的大脑活动也逐渐赶上了他说话的速度——这也是家光特异性格的一部分。

秀忠抬起手打断了家光的话。

“哦，您是说那个年轻人的事啊……说到年轻人，那可就不止忠长一个了。将军您二十八岁，尾张的义直三十二岁，纪州也刚上三十岁，水户也才二十九岁……”

“那、那又怎么样?”

“也就是说，秀忠我还得再活五年啊……人哪，都说三十而立。以您为首，不仅尾张，纪州，水户，乃至忠长，越前的忠直，都还只是一群将立而未立的毛头小子啊……你们这般年轻啊，如果用错地方的话，积小成大，可是会成为因个人意气而破坏初定根基之天下大局的年纪啊。”

“什么，破坏天下大局的年纪……”

“不错。只是好胜心比人强一倍，对事情的分辨能力却并不成熟。所